

|| 学人拾闲

痴迷书画的“夫妻档”

■本报记者 刘畅

“我家乱,咱们只能坐床上聊了。”刚一踏入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原研究员、中科院书法家协会理事刘朝玺家,他便向记者连声说“抱歉”。

刘朝玺家面积不大的“梦皖斋”,几乎容不下一把多余的椅子。隔壁书房一幅装裱字画卷轴,却几乎占尽了所有的空余空间。

|| 浸心书画

“从1985年参加中科院办的书法班到现在,我练习书法已经接近30个年头了。”谈起与书画结缘的经历,刘朝玺说道,“国画则是2006年才开始与夫人一起在中科院老年大学的。”

怎样才能创作一幅自己满意的作品,是每个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都在思考的问题。多年的书法学习,刘朝玺总结出很多经验:“需要注意的点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作品完成时的最后审查。”

在这方面,刘朝玺有过教训。前年中科院书协、美协和北戴河搞联展,他写了一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但因不小心漏掉一个字而被淘汰。“书协领导都说可惜了。作品完成后,不仅要诵读,更要数字数。”

刘朝玺还强调,在书法创作时,心情也是很



刘朝玺与夫人王秀玲

重要的决定因素。一般来说,只有心情好时,才容易写出佳作。

这20余载的练习经历,让刘朝玺对书画愈发痴迷。但凡遇上喜欢的帖子,都要买来装裱,放进书斋,甚至还要为字帖加序。“这么多年的书法学习,和最近8年的国画学习,使我们两口子深知中国书画的博大精深、奥妙无穷,书法水平也在逐年提高。”

|| 夫妻相伴

王秀玲是刘朝玺的夫人。虽然2006年才开始学习写国画,但她告诉记者,自己曾受教于欧阳中石先生。“上世纪60年代,师范学院培养全科老师,很重视书法这一块,当时教课的老师,便有欧阳中石。”

“现在主要写楷书,虽然扔下过很多年,但前几年学校组织书法比赛,我试了试,竟然还得了奖。”因为有名师指点,王秀玲的书法有不错的根基。

刘朝玺在旁打趣:“你那个字其实写得还真不如我。记不记得有一次老年大学交作业,我帮你在画上题的款,老师看完说这画一般,题款的字倒写得不错。”

王秀玲听完便笑:“哪像你,一对鸳鸯要画8天。”

其实论对书画痴迷的程度,王秀玲丝毫不比刘朝玺差。

“电视上书画频道节目一播,我就跟着学,怕来不及画完,还拿相机对着电视拍照。”王秀玲拿着一本相册说,这里面全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优秀作品,把照片洗出来准备进行临摹。

就是这股对书画的热情,让王秀玲进步飞速。“夫妻俩一起学,一起练,我们这不就是典型

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嘛。”刘朝玺说。

|| 共同进步

在画派和书法的方向上,夫妻俩是“各自为政”的。“我书法练楷书,画写意,他是正好反过来,书法上追求写意的草书,画的却是精细的工笔。”王秀玲说。

虽然风格不同,但老两口还从来没因为书画有过分歧。

刘朝玺对记者说,这些年来,老两口的退休金,除了吃饭、看病,基本全用来买文房四宝和字画。“好在夫妻俩都迷这个,谁也不用指责谁乱花钱。”

两年前,由北京神州书画院编辑的《刘朝玺、王秀玲伉俪书画作品集》出版。“这里面的内容主要是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举办的伉俪书画展,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这本书画选。”

刘朝玺介绍,本书刊登了他们的书画作品90幅,包括真、草、隶、篆;有临摹、有创作。国画中有写意、工笔花鸟和写意山水。“此次展览也是我们近年来学习国画的总结与汇报,今后还将不断提高,就像我们的座右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光影赏识

《毒战》：把激动的权利交给观众

■ 照日格图

有一段时间我对进军内地的香港导演稍稍失望。从麦兆辉、庄文强二位导演的《关云长》,到李仁港导演的《鸿门宴传奇》,总感觉庄重的历史题材到他们手里就变得扭扭捏捏,加之技术层面的东西过多,我们根本无法理清电影中的历史想要表达的思想,因此电影很容易就会成为炫技的次品。杜琪峰和彭浩翔两位却让我刮目相看。彭浩翔的电影里,总有小人物会成为主角,在小小人物的世界里他毫不掩饰城市带给人的绝望和希望。

杜琪峰的电影中警匪题材的不少,在2011年导演《单身男女》之后我怕他会放弃这一题材,介入到不温不火的都市情感当中。去年有一部叫《车手》的电影,其干净的叙事和没有杂念的表达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这部电影中,杜琪峰是制片人。一年之后杜琪峰终于自己执导了同样一部叙事干净的作品,这依然是他熟悉的题材——警匪片。

和《车手》一样,《毒战》是一部彰显暴力的电影。原定于在《毒战》上映后的十天上映的奥斯卡热门电影《被解救的姜戈》突然被叫停,或许这部电影的确有很多“技术”问题,但我想更大的原因是这部电影过于暴力。

电影中的暴力,是一种美学。电影中的暴力都试图展示一种高于生活的美。《毒战》中的暴力没有夸张,不费嘴皮,平平淡淡地叙事,干干净净地表达。电影中最激烈的枪战镜头中,包括特种部队在内的警察并没有像其他电影一样表现出自己的本领,他们和毒贩一样,在交火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毒战》并没有用泪水来诠释生命的可贵,而是采用近乎残忍的方式看着他们死去。对于一个导演而言,艺术的真实和现场还原能力尤为重要。如果抒情过重,电影的主要情节会被情感感染,自然做不到干净利落。无论在电影中发生多么残忍的情况,导演应该冷静下来,把激动的权利交给观众。而国内的警匪片中导演往往比观众更激动,观众似乎还带着一丝笑意观影时导演早已按捺不住,用泪水模糊银幕。《毒战》让我们看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非断裂的情绪。

对于警匪片这样的老题材来说,创新是它的根本所在。这次杜琪峰藏在专注。《毒战》里没有爱情,没有多少亲情,没有肉麻的对白,有的只是线性故事、简洁的对白和真实的呈现。导演站在第三方的位置,冷眼看这场警匪之战,他不代表上帝的立场,只代表自己。他捕捉到了人类在大难临头时的勇敢和胆怯,用两者的落差表现自己的美学:直到心跳停止的那一刻,毒贩仍在争取最后的希望;生命结束时张队长却把生的希望给了自己的队友。看《毒战》,观众都能懂其言外之意。

《毒战》的结尾甚至让我想起了2011年的戛纳热门电影《单车少年》:电影的最后,单车少年摔倒后扶起自行车,孤独地骑着自行车渐渐走远。正如电影中的少年,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是独行侠。而《毒战》中的毒贩在生命的最后还在争取最后一次呼吸,是因为他还没有绝望。而他最后的孤独,与《单车少年》中那个少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选择不同,他们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生与死。

|| 艺术速递

话剧：

《如梦之梦》

时间:2013.06.10~2013.06.23

地点: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一部话剧,百余人物,300多套服装,演8个小时,剧情穿越台北、上海、北京、巴黎、诺曼底,时间横跨民国初年至当代,这就是刚刚作为“2013首届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在浙江乌镇大剧院上演的《如梦之梦》。

在剧评家陶庆梅看来,“题材、形式、形态”三创新的《如梦之梦》是21世纪初华人剧场最受

音乐会：

《四季与歌——意大利独奏家乐团音乐会》

时间:2013.05.25

地点:中国国家大剧院

作为国家大剧院“2013五月音乐节”闭幕音乐会,《四季与歌》绝对称得上是压轴之作。

因为刚刚结束了上海之行的意大利威尼斯独奏家乐团,将同被西方权威媒体盛赞为“中国飞来的夜莺”的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

艺术展：

《从毕加索到巴塞罗——20世纪西班牙雕塑艺术展》

时间:2013.04.21~2013.06.30

地点:中国美术馆

今年是中国和西班牙正式建交4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云集了毕加索、达利、米罗、巴塞罗在内的31位艺术家的79件雕塑和绘画作品的《从毕加索到巴塞罗——20世纪西班牙雕



意大利威尼斯独奏家乐团音乐会合影



话剧《如梦之梦》剧照

《从毕加索到巴塞罗——20世纪西班牙雕塑艺术展》中的胡安·格力斯雕塑作品《小品》

瞩目的话剧之一,也是台湾著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最具突破性的作品。

说它最具突破性,是因为该剧的舞台设计“超凡脱俗”——观众坐于舞台中心而演员环绕其来演出。

虽然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这种看戏体验称得上前所未有、新鲜稀奇,但这些形式却只是赖声川在戏中所探讨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漂亮外衣。

1999年曾赴印度菩提伽耶旅行的赖声川,坐在菩提树下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绕着菩提树走,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自己的故事。灵感瞬间涌上他的心头。因此,赖声川是在用8个方位、3个楼层的环型舞台设计让置身其中的观众不仅有360度的观影体验,也能置身故事之中,与

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黄英联袂献上《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等多首曲目,此所谓“歌”。

而在这场音乐会的结尾,威尼斯独奏家乐团,这个最老的至今依然活跃的室内乐团团体将再次演奏他们的“拿手曲目”意大利小提琴家维瓦尔第所作的《四季》。

聆听着他们演奏《四季》,总能生动地感受到春天的欢欣、夏至的鸟叫虫鸣、秋日的丰收以及冬日里寒风凛冽和壁炉火浓。

据说这是最符合维瓦尔第原意的演绎。或许维瓦尔第要因此感谢威尼斯独奏家乐团,因为他们让全世界的乐迷对18世纪意大利音乐,他和他的《四季》有充分聆听和了解的机

塑艺术展》才得以呈现在国内观众面前。

看过展览的人会大吃一惊,原来毕加索、达利、米罗的作品是那么的调皮与可爱。强烈的抽象意味,似乎不够庄重,却也符合轻佻浪漫堂吉珂德式。从展览作品中,你能寻摸西班牙雕塑艺术从20世纪初先锋派的萌芽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演变历程。

而此次展览最具创意,也是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主办方在每一件雕塑作品旁都配有同一位艺术家的一幅或几幅画作。

虽然画作并不是雕塑作品的草稿,而是已完成的作品,两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依旧能够让观展者通过把画作看做雕塑作品的创作源

剧中人同喜同悲。

“在一个故事里,有人说了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个故事。”正是这句《如梦之梦》的开场语让互不相干的事会聚在了一起。

何谓“如梦之梦”人生也。在似梦非梦中看见自己,正是赖声川在该部话剧中所要表达的一大主题。而如梦的不仅是人生,还有生死。

正如赖声川所说,他试图通过剧场的形式让世人去接近一些人们不太会去想去的东西。因为“永远都不去面对死亡,就没法了解生命”。

当然,准备去看这部由许晴、李宇春、胡歌、史可等演员出演的大陆版《如梦之梦》的观众也要做好憋尿的思想准备,8个小时,只分上下两场的演出安排,不光是对演员演技也是对您膀胱的极度考验。

会。他们不但首次将《四季》录制成唱片,更是通过对这一首曲子的不同版本演绎创下了世界古典唱片销量纪录——2500万张。

这让1959年成立于帕多瓦的威尼斯独奏家乐团无论在普罗大众心目中,还是在专业音乐报章的评价里,都是实至名归、技术一流的世界顶级乐团。

“十几人配置的威尼斯独奏家乐团却丝毫不逊色于某些大团。”这是人们听过威尼斯独奏家乐团音乐会后的感触。

静静夏夜,感受着纯粹的巴洛克音乐及绕梁的余音,相信你会有一种感慨:这才是美妙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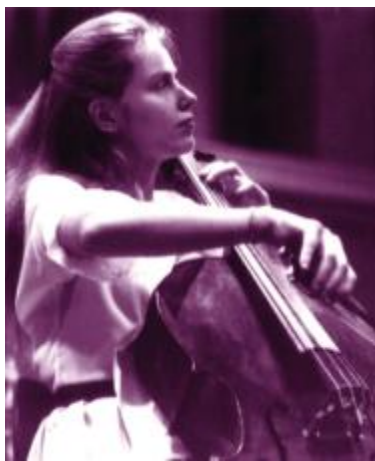
泉来清晰地了解艺术家三维造型的构思过程。

这种有意为之的对比陈列,有趣且有意义。不过也有观展者大呼“大师们零散离间的片断与跳跃新奇的空无一物为我设置了繁难的欣赏障碍。”这或许就是先锋派、超现实主义以及马德里现实主义最具特色的地方吧。

在中西建交40周年的日子,走进这个异域艺术世界,感受一番或许从未在意的“现代主义”、“先锋派”、“超现实主义”以及“马德里现实主义”,就如同吃到一粒从未品尝过的杂味糖豆,会给你的味蕾带来一番前所未有的惊奇体验。

栏目主持:辛可

|| 艺海传奇



大提琴天使 杜普蕾

■ 周天

《杰奎琳之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曲,系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1819-1880)所作。巧的是,在该作创作近100年后,果真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女人倾情演奏。杰奎琳·杜普蕾,一位天才的大提琴演奏家,来到人间42年,仿佛就专为演绎这首《杰奎琳之泪》。

杜普蕾1945年出生于英国,4岁时听到收音机里大提琴的声音,就要求要那样的乐器,由此开始了她和大提琴的传奇人生。1961年,16岁的杜普蕾在维格摩尔音乐厅演奏,展示了她的出众才华,20岁不到便成为国际古典乐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杜普蕾对古典音乐大师浪漫主义曲目的诠释堪称经典。傅聪曾表示,在有限的几部大提琴协奏曲曲目里,有两首她最喜欢,一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另一则是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而喜欢埃尔加完全是因为杜普蕾的缘故”。

杜普蕾的名字是和埃尔加《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相连一体的。她演奏的这首曲子奠定了她在世界乐坛上的地位,也成了她显著的标记。这首曲子是埃尔加献给去世的妻子的。整首乐曲情感起伏很大,同时又充满哲思,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很难掌握,演奏难度颇大。至今,杜普蕾诠释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无人能出其右,据说只有马友友的演出能稍许企及她的境界。

令人扼腕的是,才华过人的杜普蕾,却成了众多乐迷心中永久的叹息。据说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次乘车听见广播里正播放杜普蕾的大提琴曲,当时便断言:“像这样演奏的人肯定活不长。”此话不幸言中。确实,只有顶尖的艺术家才能理解顶尖同行的水准,史塔克听得出,杜普蕾是用生命在演奏。

不得不,杜普蕾的一生太过传奇,她以极大的才华征服了世界,又以一种近乎悲剧的生活结束了自己的演奏生涯,甚至是生命。

知道杜普蕾的人一定也会知道巴伦伯伊姆。这位钢琴家出身的著名指挥家至今仍活跃于世界乐坛,他于2009年指挥的维也纳新音乐会想必许多人还记忆犹新。1967年,杜普蕾和巴伦伯伊姆结婚。他们在相恋时就开始为他们未来的世界巡演行程预先安排,希望能永远如影随形。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美好。对于舞台上这对神仙般的天作之合,谁也料想不到其辉煌的背后隐藏着命运的悲剧。

排练、音乐会、上电视、广播、录音、访问和练习排得满满当当。如此超负荷的演出生活透支着杜普蕾的生命。结婚4年后,她渐渐感觉手拿不住弓,有时候走路都成问题,两年后她被确诊罹患多发性硬化症。

这一年,28岁的杜普蕾在伦敦最后一次公开登台,演奏的曲目依然是与她渊源极深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在祖宾·梅塔的指挥下,她那一头金发随着乐曲飘舞着,将悲怆的乐曲带入最高潮……从那之后,杜普蕾的生活只剩下医师、护士和几个老朋友。巴伦伯伊姆开始还每隔一段时间探望她,后来在巴黎另组家庭并生下两个孩子,留下她一人慢慢孤独死去。据说,英国人为此至今不肯原谅巴伦伯伊姆。笔者曾看过英国BBC对轮椅上的杜普蕾的一个专访,那时的她目光呆滞,面容和身材也完全走了形;和舞台上光彩夺目的模样判若两人,令人唏嘘。

命运爱如此捉弄人——给了她极高的音乐天赋,却又只给她十年的舞台风光,如慧星般灿烂而短暂。幸好,这十年她所创造的辉煌,已足够令她不朽——许多无法听到杜普蕾现场演奏的音乐家和乐迷都是通过唱片而爱上她,马友友亦是如此,“那时候,我对她的音乐简直五体投地。她的演奏像是要跳出唱片向你扑来一样。她演奏的活力以及触感让人激动不已……”

即便离世,但她仍是焦点。1998年,一部以她为题材的电影《狂恋大提琴》(也叫《她比烟花寂寞》)出品,这是根据她姐姐和弟弟合著的传记而改编的。影片展示了姐姐眼中一个被扭曲了人性的天才。书与电影争议不断,杜普蕾的生前好友罗斯特罗波维奇、梅纽因、帕尔曼、祖克曼等音乐大师则表示反对:这不是我们熟知的杜普蕾!

无论影片人物真实与否,片中一大亮点便是杜普蕾的原声音乐——贯彻始终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低沉、哀怨、忧伤,令人潸然泪下……